

開發區參訪之一：東莞松山湖科技產業園區

潘維庭

清華大學社會所中國研究學程碩士生

Zone Fever Again?

Dongguan Songshan Lake Science & Technology Industry Park

Pan, Wei-ting

Graduate Student

MA Program In China Studies, Institute of Sociology

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

我們搭乘的廂型車，在仍是碎石砂土的廣闊路面上顛簸地駛著，旁邊的湖一望無際，湖周圍也規律地植著一棵棵細小的樹。很難想像三年前這裡還是一片傳統村落與廠家，是沼澤地與荔枝園，如今面貌全換，成為一片佔地七十多平方公里的科技產業園區。

進了辦公樓，是碩大的園區模型：科技工業園、商住區、孵化器（育成中心）云云，又放映一段3D模擬的全區環境動畫片。引領我們這次參訪及座談的，是管委會及是經貿局的領導幹部。

首先敘及建園動機與其主旨定調：松山湖與傳統開發園區最不同之處，在於它不僅是單純工業園區廠家的聚集，還包含了諸如引進相關醫學、生技學院、生產力促進基地、留學生創業園等複合機構。然而這並非是一開始就確立的，管委會幹部黎先生表示，最初定位松山湖是大型的工業園，是鑒於八十年代開發東莞時，都是在村鎮裡各自開發小型園區，基礎設施和管理較於落後，而九十年代浦東長三角地區的全面開放與競爭，致使珠江角出現了台資、港資的擺移，故東莞也萌生興建大型園區的念頭，因此選了現址。

在規劃過程中，又因應環境的特色而漸次改變其發展導向。黎先生說：「為什麼我們當時提出不能極盡搞工業呢？因為松山湖最大優勢是生態環境優越，加上東莞現在的地都用得差不多了，如果把那麼好的土地純粹去搞工業，對這個地方開發沒有達到它應有的價值，所以就變成了『新城市、新產業』」。松山湖的主要定位，也就

成了產業、服務業中心，包含教育、科研、物流中介服務匯整，如律師事務所會計事務所，風險投資、風險諮詢服務等。實際的廠地面積，僅有全園區約七分之一。

黎先生表示，東莞二十多年來GDP年均增長18%，這樣的高速成長，十年二十年之後「能不能有5%都是問號」，東莞原有的產業結構附加價值就較低，千餘家的台商港資，泰半是簡單的工廠，是「候鳥」，沒有根基，而經濟發展迅速，肯定社會綜合成本最高，員工要求待遇也隨之上揚。因此希望透過「發展一些高知識密集型的先進製造業」，使其由勞動密集向知識密集轉變。

從前段的科研機構、生產力促進基地，經中段的製造業環節，到後端的「現代物流園」，加上正在申報一個「保稅物流中心」，將可望是繼上海外高橋、蘇州工業園區後的第三個；在財務運作方面，松山湖則打出「實施透明的財稅政策」，只收一個費用，除了省和國家特別要求才收，不另立費用。並且實施「一個章審批」，該園區管委會行使市一級的管理審批權限，並在五個工作天裡完成，而「一站式服務」則由管委會服務中心代辦。

我們最為好奇的，是整個園區搬遷原有村落住戶的實際操作過程。園區坐落於三個鎮的交界之處，儘管人數不多，但仍有二十幾個村、五十幾家企業受到影響遷出。經濟貿易發展局的黎先生說，拆遷花了一年的時間與耗費三十三億，過程中肯定有很多困難，但「現在已經全部克服



松山湖科技產業園區模型，勾勒開發遠景。

了」。周圍的鎮區則建了許多公寓給居民去居住，「比我們住的房子都要蓋的好」，目前由於部份公寓仍未竣工，因此仍有三、四個鎮尚未搬遷。

吳先生說：「（村民）祖祖輩輩生活在這裡，生活習慣如此，住得很舒服，放在這裡不值錢，一旦有人要的時候就值錢了，這是在當初的情況，事實上經過政府要拆遷的過程後，蓋好農民新村後，總有一兩個先行（搬入）的，他們一看，東莞也不是個農業縣了，而是個城市了，（原有的）住房和整個城市發展不協調。結果你政務官一弄一看也是像城市那種房子，一看，不錯啊！很舒服啊！」

在訪談中，我們還問及了有關「清理整頓」政策對其可能造成的影響，以及其園區與既有行政區未來的職權劃分等問題；由於園區位於較未受開發的鎮界中，四周的林丘湖泊均保留的相當完整不受破壞，所以園區亦在此規劃「旅遊渡假區」與高爾夫球場，這也是與傳統園區很不同之處。

會後，此次陪同我們的一位「許學長」，其本身在東莞亦是十分資深的台籍經理人，對於松山湖則提出了他的觀察和分析：

一、政策延續性：許學長認為這是最主要的問題之一。一旦高層領導的人事於明年三月調動，「任何一個第一把手離開了，整個市委的領導變了，他要不要繼續呢？」，明年三月新來的人「坐在人家的熱屁股上，也沒什麼意思」，因為這些建設都是別人的功勞，因此其發展的延

續、資源的享用是否能繼續維持，都在未定之天。高層人事如此重要的關鍵又在於，投資該區的六、七十億人民幣，大部份不是透過國家出資，而是靠房地產的發展商，然後政府再以背書信貸支持。高層人事一旦變動、風向一轉，則可能造成強烈的不穩定性。

二、時機過晚：許學長認為說，如果園區是在1997、98年間開始，則會比現在好得多。由於97年以後整個勢頭已經開始往上海移轉，所以「沒有在97那時候去攔，坦白講這個時候真的來不及了」，許學長認為整體園區的情境是「內熱外冷」，沒有掌握到「大勢」，宏觀控調的情形下，知名的大企業不是已經進駐，就是不會再來了。園區的管理費也是個不小的開銷，許學長舉例，整個園區七十多平方公里，園區裡的大馬路都一、兩公里，「光是路燈，最起碼一個月要花掉三、四百萬。」，由於招商的條件希望限於所謂「高科技」產業，且土地成本不低，附加的規定要求不少，但又較缺乏相對具有國際性的包裝行銷能力等因素，因此目前招商「招得很辛苦」。

在參訪的過程中，我們認為它以高科技為號召，並結合了那麼多科研、教育、育成、生態區等複合機能為特色，看來既先進且遠景看好，但在許學長的分析下，直接點出了其開發區可能面臨的問題。

許學長說，我們在園區路上看到的湖周的樹木、綠化工程，據說都是從安徽河南等地砍下來，全部「大搬家」運到這裡的，「看起來都是一根一根小小的樹，那是剛種好還沒長大，但是以後三、五年會很漂亮，會是很好的森林。」。在中國政府的魄力下，一旦要做些什麼建設，移山倒海式的「大幹快上」，僅僅在松山湖所隸屬的地方政府一層就得以體現，然而也正是如此，其不穩定性、「人亡政息」的氣味也特別明顯。今日的榮景是否能持續？三五年後松山湖是否有大量預期的產業進駐運轉？上頭的資源是否能繼續挹注？似乎都像那些被移植來自此處的小樹一般變數甚多。